

最美的邮路

吴传玖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20世纪70年代,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处滇西北迪庆高原的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一个边防团的连队当兵锻炼。一天,团政治处下达给我一个任务,为某出版社准备出版的一部家史集写一篇文章。我很快选准了写作对象,通过采访和几天的写作,终于写好了稿件。稿件经团里审定后,要求我通过当地邮局准时寄到出版社,以便按时编辑成书。当我到邮局办理邮寄时,邮局的同志告诉我,现正值大雪封山,邮路已不畅通,估计短时间内很难寄达。老天爷不作美,邮局的人也无能为力。邮局的同志让我把信件放在那里,并告诉我,只要邮路有一点通的希望,就尽快把信件送出去。没有想到,我的这封邮件竟然会在几天后准时送达出版社,这篇稿子也被收入那部家史集按时出版了。后来,我到邮局一打听才了解到,原来是邮局为了邮送一批紧急而重要的信件,专门派出了几位藏族邮递员,顶风雪徒步翻越被大雪封山的山路,把这些信件送了出去,我的那篇文章也有幸在其中。
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又从云南边防来到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在风雪边关,书信是官兵们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渠道和寄托感情与思念的精神食粮。在那里,我更加体会到了邮政服务和边防军人岁月相依、亲密无间的关系。
我曾经徒步去过当年还不通公路的“高原孤岛”墨脱。墨脱地处世界第一大峡谷——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自然环境的险峻使得它的生态没有遭到人为破坏。它的核心地区几乎无人居住,至今满山满坡都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处于下游谷地的墨脱一年有多长时间大雪封山,与外界隔绝,唯一的一座钢索桥位于墨脱背崩乡,峡谷内更多的是使用溜索和藤网桥等原始交通设施。
在这里驻扎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墨脱戍边模范营”,营地就在雅鲁藏布江南岸的一个小山坳里。一座多雄拉雪山无情地把墨脱与外界隔开。这里海拔低,不缺氧,但进出墨脱只能步行,必须付出常人难以忍受的代价。回墨脱的官兵什么最艰苦,他们会悄悄地告诉你:思念最苦……所以盼信的滋味在他们看来是最难受的,也是最高望的。
在墨脱,官兵们谈论最多的是信,给他们带来最大欢乐和鼓舞的也是信。收到信时是官兵们最幸福的时刻,他们马上钻进丛林、站在树下、躺在床上,先急急忙忙从头到尾初看一遍,再一字一句细看一遍,又一字一字慢慢琢磨一遍……每每的一封信到手,他们至少要高兴20来天。而在这20天里,如果他们

有什么任务你尽管吩咐,不管是去村里背物资,去边境巡逻,还是施工生产,大家都干劲满满。而一到大雪封山,就一封信也收不到了,那八九个月,是官兵们最难熬的时间。
当然,能够给墨脱官兵们送去书信、带去欢乐的,自然就是我们西藏各级的邮政人了。他们背着从祖国各地寄来的书信出发了,日夜兼程,翻越那一座座海拔5000多米、气候诡谲多变的雪山,付出被蚂蟥、毒蛇咬,以及遭遇雪崩、泥石流、高寒缺氧等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和危险,才能够把一封封跨越千山万水的书信送到墨脱官兵的手中。可以说,工作在雪域高原上的西藏邮政人,为了保证邮路畅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我曾经去过海拔4700米的昆木加边防哨所,在那里目睹了当地一位叫普琼的藏族乡邮员为哨所官兵热心服务的情景。他驾驶着墨绿色的邮车迎风破浪,及时给哨所送来邮件,还送来必需的生活及学习用品。官兵们热情地告诉我,普琼大哥不仅是乡邮员,也是昆木加边防哨所的兼职采购员。“普琼对我们向来都是有求必应。冬天,雪下得没过了膝盖,他照样不辞辛苦,背着沉甸甸的邮件一路铲雪进来。我们哨所这么多人,他从来没有让我们派人去接他。他每次来到哨所,总是嘘寒问暖,对我们关心备至。”昆木加边防哨所干部罗嘎眼含水对我说。普琼,只是千百个跋涉在军邮路上的普通乡邮员的代表,他们的存在使边关和故乡不再遥远,给军营带来了春的讯息、爱的温暖……

乡情酪如茶

李祖兵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在我的印象中,故乡的空气总是带有一丝甜味。我的故乡湖北省保康县店垭镇,属于国家第三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境内森林覆盖率80%以上。在我老家的大门口便有5连株的野生腊梅。这里平均海拔1200多米,常年云雾缭绕。居住其中,如入仙境。
入伍多年,离开家乡久了,我常常怀念家乡的茶香。在家乡,每户人家都会种茶树,却并不怎么打理。茶树种下之后,就只能靠它们自己生长了。惊蛰过后,山上生出许多虫子,叮咬茶叶,人们不理不睬。土里的肥力渐渐消失,茶树瘦得可怜,人们也不管不问。唯有缭绕的云雾对茶叶特别关心,经年累月地分水输送给高山茶园的每一棵茶树,把它从天地间捕捉来的营养精华用最直接的方式、由表及里地提供给每一片茶叶。过上几年,当人们想起茶树,回头看时,那茶苗已在杂草丛中顽强地成长为一米多高的灌木。撇下它的嫩叶,在铁锅里随意揉捻炒制一下,就大功告成,名曰“炒青”。家乡的炒青,虽说没什么卖相,但用80多摄氏度的山泉水泡了,便舒展开动人心魄的绿,流露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最主要的是幽幽然有一股兰草花的香气。
茶的香气其实来自辛勤劳作。采茶是很辛苦的,主要靠手工。阴天是不采茶的,更莫说下雨天了。早晨,天凉快,正好干活,却是不能采茶的。采茶必须艳阳高照。茶园没有管理,草和荆棘长得比茶树还高,采茶难度大。采茶人需要钻进灌木丛,衣服常常会被荆棘刺破,没有经验、防护不当的人甚至会把脸上手上弄得皮开肉绽。采茶是一个功夫活,弯着腰低着头,一尖一芽地揪,一片一片地摘,累得人头晕眼花、腰酸背痛。

戈壁滩的石头会唱歌

张 良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1 董秋燕是第一个出现在我镜头里的的女兵。她出现时距离我百十米远,我用镜头追着她一步步从雷达车走向发射车。苍茫的戈壁滩上,她全副武装,两手背在身子侧后方,像一只站起身走路的小刺猬。镜头拉到最近,沙地上蒸腾的热浪使她的轮廓变得有些模糊。走着走着,她突然停住了脚步,弯下腰,好像捡了一个东西在手里……我问身旁的连长姚瑶,这位女兵捡了什么,她又是谁?

姚连长侧了侧头,说道,她应该是捡了块石头,看她走路的姿势像是三班班长燕子。顿了一下,姚连长补充道,一般捡石头的都是马上就要退伍的老兵。很快,对讲机里传来确切消息,这名女兵正是董秋燕,她果真是弯腰捡了块小石头。而再过30多天,她就要退伍了。

“走!我们找她去!”于是,在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我踩着沙石赶过去,想认识一下这位即将退伍的导弹女兵。

2 然而,这位叫秋燕的女兵班长并没有马上出现在我面前。赶到那台发射车时,几位女兵告诉我,秋燕去了百米开外的另一台发射车。就在那里,一位下士从车里钻了出来,她也全副武装,头盔、战靴、子弹袋一样不落,看上去还真像是一员久经沙场的老将。姚连长一把拽过她说,这是冯丽芳,一班班长,和秋燕同年兵,今年也要退伍了。于是我便暂且放下秋燕,和冯丽芳班长还有其他几位女兵坐下聊起来。话题还是从石头开始。

“嗨!那不稀奇,我们连全的女兵都捡石头!”听我说起刚看到的一幕,冯丽芳颇不以为然。“能欣赏一下你捡的石头吗?”“当然!”话音未落,冯丽芳就爬上了驾驶室。等她跳下来时,手里已多了一个玻璃罐。我伸手接过来,就见罐子里装了十来块小石头,有墨绿色的、玉白色的、彩色的……更让人赞叹的,是那罐子里还盛了约三分之二的水。我把罐子举过头顶,戈壁滩上无遮无拦的阳光投射进去,浸润其间的石头反射起各色光芒,好像是一条条伺机而动的小鱼。

“原先想着等退伍前一天再给姐妹们送石头,干脆今天就送了吧!”当我把玻璃罐子递还冯丽芳时,她捧在手里轻插了两下,然后歪着头如此说道。“哎呀!”听说冯丽芳班长要送石头,那五六个女兵顿时雀跃起来。让我和这些女兵没想到的是,冯丽芳所说的“送石头”可不是随机地一人分块石头那么简单。就见冯丽芳把面前这五六个女兵挨个儿看过去,看一眼,看一眼罐子里的石头,想一想,再从罐子里捞上一块递过去,又

说出一番道理来——“你最有少女心,我把这块粉红色的石头送给你,愿你百战归来依然少女!”“我知道你喜欢白色。你看这块石头,浑身洁白,没有一丝杂色,我早就把它给你留着了!”

“你不是最想去山丹驻训吗?给,这块石头就是我在山丹捡的。捡到它的那天,咱们连刚好三发三中!”……好像被施了魔法,这一块块小石头突然间有了灵性,和它们的新主人产生了某种气质上甚至生命上的连接。女兵们围成一圈,把这些石头托在掌心、捏在指尖,凑得近近地细细打量……而冯丽芳则倚着一旁的发射车,静静地、面带笑意地看着这一幕。

至于秋燕,直到下午我才找到。但她依然顾不上理我,她在急着让她的发射车降低电阻……

为了准备即将到来的实弹射击,接下来的两天,这群女兵每天都忙到深夜。

3 由于一项紧急任务,我没能亲眼看到她们实弹射击。再次见到秋燕和冯丽芳时,是在她们打靶归来的军列上。在这之前,我已得知这个陆军首支女子导弹连两发两中,秋燕和冯丽芳参加的最后一次实弹射击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于是,就在那辆走走停停的军列上,秋燕终于和我聊起了天。此前,我已从其他战士嘴里听到了一些对她的评价,新兵华瑶曾在一个月前的戈壁滩上对我说:“燕子班长是我们连最好看的班长,没有之一”,后来又加重语气补了一句——“还瘦”。

新兵万杰在黄土飞扬的厢后车里把小瑶的话进行了细化:“秋燕班长长着一双我们全连最好看的眼睛,她的眼睛像一汪湖,湖面上还有层雾”……

终于,这位战友口中“仙女”一般美好的女兵班长,愿意在这晃悠悠的军列上回顾一下她的军旅时光,也给即将别离的战友送上两行寄语。

回忆军旅岂能少了同年兵?睡在隔壁的冯丽芳也不时掺和进来。俩人你一言我一语,把一件件往事从岁月的长河里打捞起来,拼凑起来……

4 火车越过平原,穿过隧道,爬过高架,走过杨树林、麦地,一路撒下这群导弹女兵的欢笑、泪水和如烟往事。

“妈!你在家没?”这天夜里9点,当列车经过连长姚瑶的老家长沙时,她和母亲接通了电话,家就在那座肉眼可见的高架桥下面。

当母亲用长沙话叫姚瑶“妹陀”,问她去哪儿时,姚瑶停顿了一下,说:“我在宿舍呢,只是现在有点想你……”

通话结束了,那座桥越来越远,越来越暗,车厢里越来越沉默,越来越静。突然间,听得一个女兵带着哭音啾啾道:“我想回家……”

5 “呜——”颇具仪式感地长鸣了一声之后,火车停了。这辆来自西北戈壁的军列,在这一天中午一时抵达了卸载地点。

过去的三天四夜里,这辆军列犹如一台时光穿梭机,载着我们在秋燕和冯丽芳的军旅时光中穿梭,悄无声息间纵贯了半个中国。

当我还沉浸在那如烟似雾的气氛中时,一回头,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刚刚还嬉笑着、打闹着的女兵们,眨眼间已敛起笑容,板起面孔,眼睛亮了起来!她们一个个全副武装,浑身上下一派飒爽之气!

“下车!”连长姚瑶昂起头,扫了一眼面前的队伍,下达了命令。然后一转身就跳下了车。她身后已排成两路的女兵并无一人应声,只是低着头一个跟着一个跳了下去。

等我跳下车跟上去时,最后一名女兵已经离我十多米远了。抬头往前看,有十多名女兵正抓着踩着各处合用的地方,抢着攀上火车平板……

我在一个小石墩上架好镜头,屏住呼吸,捕捉起这些女兵的特写——

只见距地面三四米高的发射车顶上,戴着眼镜的冯彬班长踮着脚尖,两手同时飞快地旋转着螺丝;发射车和平板之间的夹缝里,上等兵章春梅缩着身子趴着,拿一个铁锤一下下锤击着螺钉;铁轨外侧的枕木之上,已经当了妈妈,连队最老的女兵林英架起两臂握着一个超大海的海钳,用力剪着粗砺的铁丝……

她们在铁轨内外跳跃着,在战车上攀爬着,肌肉的线条在手臂上显现出来,铁骨的水管在太阳穴处暴露出来,晶莹的、浑浊的汗珠沿着发梢、脖颈滑落下来……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活像是一幅动起来的铜版画。

而如此紧张激烈的场面,竟然没有一个人的声音。没人发号施令,更没人招呼分工。她们有的独自忙活着,有的两人一组组合着,但一个地都绷紧着嘴唇,似乎决意不露一个字儿出来。这是列车上那群爱读诗、画画,喜欢贴面膜,还会哭着说“想回家”的女兵么?一时间,两种宛若天壤的形象交替闪现,又叠合在一起,让我不禁有些恍惚,这女支子们到底拥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一个女兵拥有如此丰富、如此动人的侧面啊?!

6 第二天上午,当我再次来到这支女兵连时,得知秋燕、冯丽芳等退伍老兵们已在白天深夜和凌晨时分离开了。让我无比惊讶的是,昨晚还淹没在泪水中的这支连队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留下的女兵们脸上的泪痕已经擦干,她们又平静地忙开了。去和姚连长告别时,她刚刚给连队新任的骨干们安排完工作。坐在连队队前台阶上的姚连长说:“从我到连队当排长起,每年送别时都要大哭一场,但哭过了也就过去了,我们不会一直沉浸在那种情绪中。工作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并且新一轮的任务已经压过来了,我们根本没空想这些了。而且每年有老兵走,就有新兵来,每年的新兵都不一样,都能给连队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离开连队,我赶去教导队,去看了负责带新兵任务的副班长覃春连。她说新兵再过两天就要来了,她在一门心思想着的,就是为连队再带出一批好兵来!覃春连还告诉我,她和另一个集团军新组建的女子导弹连新兵骨干吃住在一起。这些天,她毫不吝惜地把她们连几年来经验教训讲给她们。春连说,她期待着像她们连一样的女兵连越来越多,让女兵越来越成为中国军队里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

离开时,我带着冯丽芳赠送的一块墨绿色石头。我知道,就在不久的又一个秋天,苍茫的戈壁滩上又将迎来一批捡石头的女兵。而秋燕弯腰捡石头那个背影,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中国女兵的形象——美丽,感性,还有坚强。

等你等了那么久

项博宁

人在军旅 岁月如歌,写下绿色诗行

滚圆的晨日从东方升起,在天际晕染出一片橘红。风是从海上来的,军绿色的短衫拥抱洋流送来的海风,风中好像有个声音在低语:“我们等你们好久啦。”

海风腥湿,海水清凉。风浪大时,海水是焦黄色;风停了,海水就透亮清澈了不少。白天,那些戴着头盔、穿着救生衣的战士们排队鱼跃于海面时,在他们劈风斩浪的果敢面前,海似乎都变得温驯了起来;夜晚,年轻的士兵在海边回忆与恋人的点滴,书写寄给家人的信笺,畅想未来的蓝图。

那天,在午后的烈日下见到一双双写着期望的眼睛时,我作为文艺小分队的一员,只希望绚丽的舞姿和嘹亮的歌声能带给他们身心的放松与慰藉。后来,有一位老班长对我说:“排长,我们等你们好久啦。今天看到你们的演出,是我们这几个来月最开心的事情!”



训练日(油画,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军美展入选作品) 李广德作 长征 第5597期

